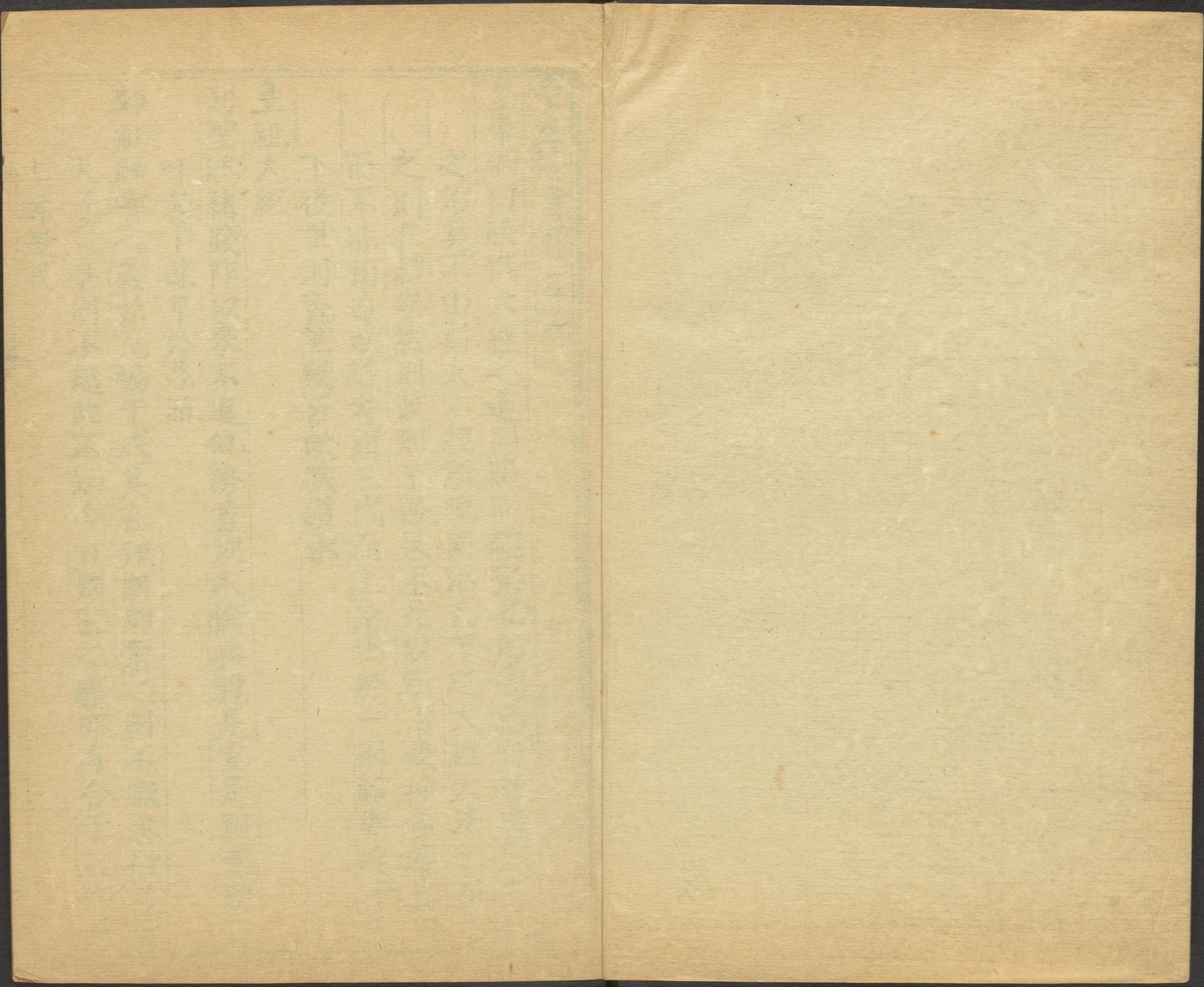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14 1940

4

T5781/2186(4)



辛丑科

嘉靖二十年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皇帝制曰朕惟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自昔唐虞三代
之治莫不由斯夫六經所陳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而本
之則在禮樂然則政刑末務果不足以爲治歟抑各違其用
而不能相通歟議者謂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
下後世則否然歟否歟朕續承

皇祖大統

列聖鴻緒踐阼以來不遑他務首以人倫典禮是究是圖益勤宵
旰者十餘年於茲而

郊社禘嘗之義始克協于成其在邦國鄉黨之制不暇悉指乃若
天子之事固不越此不知今日國家之禮亦有合于三代而
上者歟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肇紀之初即以禮樂爲急蓋嘗徵賢分局以議
究切劇今載諸大明集禮者可考也不知當時諸臣拆衷損
益果足以會其成而克副我

皇祖制作之意否歟抑猶有待于後歟夫復古禮樂以建中和之
極朕之志也何二十年間教化未盡季風俗未盡美災害未
盡殄生養未盡遂其故何歟孔子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
之樂也力此三者南面而立是以天下太平然則斯言也將
不足徵耶茲欲使禮繼刑政四達而不悖比隆于先王之盛
將何修而可爾諸士與子道有聞久矣宜詳著于篇朕親覽焉
欽哉

臣沈坤

臣對臣聞帝王之經世也有立治之大本有善治之太

者何天德在我所以制作之根抵也法者何至道四達所以
經綸之顯設也本之不立則法不能以自行法之不善則本
亦有所未盡推究而言之本立而法行者有矣未有無本而
善法者也體具而用周者有矣未有偏體而無用者也本立
法善体用備矣亦未有治功之不成者也知夫此則禮樂之
務中和之極與夫古今之制作治道之汗隆皆可得而言之
矣自昔帝王立一經世皆本之躬行心得之餘措之彌綸參
贊之業是故修于身齊于家用之于鄉黨邦國以大同于天
下蓋不獨當時蒙其至治而施諸後世猶足以俟聖人考之
而不謬其不然者則圖治無本取給于儀文器數之末本與
法判然二道此治之所以不古若也然豈惟無本且併其法
而失之尚何足以與制作之列乎恭惟

皇帝陛下合天地陰陽之德總明聖述作之能建中和位育之功
撫盈成熙洽之運制禮作樂盡善盡美信乎遠追古帝王之
道而無媿近守我

祖宗之法而加隆者也猶且進臣等于

廷詢以禮樂之務欲何修以比于先王之盛此誠

陛下望道未見之心也臣草茅迂賤何足以識此雖然言及之而
不言則謂之隱况黎獻帝臣方齒于萬邦之舉而愚者千慮
或異於一得之末哉臣敢不掇拾所聞以對嘗惟六經之道
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
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行焉先王觀履之象以制禮是故
有取于天澤之分而截然不易者其體也觀豫之象以作樂
是故有取于順動之義而歡欣一氣間者其情也蓋天地示人

以和序聖人因造化以成能且聖人之所以自淑其身心者
要亦不出于禮樂之外粵稽古唐虞三代若堯舜禹湯文武
武之為君既皆以精一執中之博建極于上而一時輔理承
化之臣又皆夷夔伊傅周召之流典司于下其在當時自民
生日用之常以極于際天蟠地之盛蓋治外無道道外無治
雖未嘗明言禮樂于天下而其治化之隆已四達而不悖矣
宋儒歐陽修所謂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者
也斯時也以禮樂為治即所以為政而刑則視為輔治之法
雖以是為末務要非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者矣至於後世
享國之久者莫如漢唐宋元考其時雖議禮作樂後先相聞
而要其制度之所就則如綿蕞之習房中之歌貞觀之儀七
德之舞與夫通禮之名雅樂之定紛紛制作未能悉舉大率

漢高祖唐太宗宋藝祖以下諸君既非有純王之德主之于上而一時任事之臣又非皆庶幾禮樂之賢以承之于下則其治功之所及要亦止于漢唐宋而已而歐陽修所謂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爲虛文者也斯時也政與治既爲二道則禮樂不過爲觀美之具而政刑亦從事於苟且之間豈止于不相爲用而已哉天啓

國朝我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復綱常于淪歎之後除殘去暴拯生民于塗炭之中所謂以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而又當興王之始三重既備則制作之任自不容違故于洪武初年天下甫定雖日不暇給而必首以禮樂爲重徵賢分局講究切劘方闢天學紀之初其規模宏遠非復漢唐宋之草率矣蓋我

太祖以天縱聖神之資得治躬治心之道凡履中正而樂和平之實備載于

聖政記諸書者可考而知也方是時明良契合天作之會夷夔經濟殆不止于陶覲牛諒諸臣而已若今

大明集禮一書其旨則斷自

宸衷其成則出于魯魯徐一夔董彞梁寅諸臣之手其禮之目二十有六以至于冠服車輅儀仗鹵簿之制其禮之成有九以至于黃鍾太呂弦歌千羽之式禮樂明備凡以和神人而諧上下者未必非我

太祖制作之意而在當時諸臣亦足以爲會其成矣然以

郊社之合祀並舉于一時

祖廟之烝嘗未分于特裕

大禘之禮未之蒐講

明堂之議莫有建明

列聖嗣守鴻業以來率而行之亦以舉之而莫敢廢廢之而莫敢

舉也然而創與守之時不同文與質之尚未異况三五之不

同沿襲而善繼善述惟聖者能之則

今日之禮樂所以因畧致祥隨時從道者豈能不有待於

皇上也哉益我

皇上極建中和功收位育同符

太祖遠駕唐虞德與位之兼隆矣而又當世運百年之餘治功有

成之日嗣統更議之始倫理正名之初所謂聖人乘時之會

天下改觀易聽之時也臣在學校也日伏讀

明倫大典而已知

陛下致董于綱常倫理之間矣夫禮非聖莫之有作既作而致其

情則凡其心之所不安者皆不能以無易也嗣是而後每

大禮更定必

誥詔海內故

天地昔嘗合祀矣今南北郊之建

圓丘

方澤壇坎攸分方位之各得其所也亦嘗並舉于上辛矣今冬夏

二至根陰根陽順以逢其吉時日之必從其類也

國祔首建

四親廟既而兩京

太廟之制乃同堂而異室矣

皇上特立

太廟奉享

太祖高皇帝以報開創之功創建成祖廟百世不遷以崇

文皇帝守成之德自

仁宣以下三昭三穆各專

一廟親盡而迤邐此即王制天子七廟周加文武二世室之義廟樂之章佾舞之數聲容之實節奏之美率多出于

皇上之所裁定所謂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信乎自隆古以至于今則我

國朝固當制作之盛由

祖宗創守以至于今則我

皇上又豈非集衆美之大成者哉然禮樂治道通一無二我

皇上既以禮樂爲名二十年間

宵旰圖維亦云至矣顯于治化之隆方之古昔或有不逮教化之未盡乎風俗之未盡美災害之未盡殄生養之未盡遂誠有如

聖制所云者此其故端必有在也臣敢昧死爲

陛下言之孔子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夫所履所樂非止于見諸制作以爲經世之具而已言斯須不可以去身也禮有之曰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故斯須不莊不散則慢易之心入之矣今

陛下自起居食息之微以至于刑賞舉措之大自深宮獨處之時以至于

大廷朝見之際果能一一盡出于中正而和平否乎此臣之愚

昧不識忌諱願

陛下寬其斧鉞之誅而自省焉使其盡中正而和平耶則治化之未隆者不足待也使萬分之一有未合耶此固非降污隆之本矣况今內外大小臣工未能盡體

德意禮樂之教發端于

朝廷而莫能宣布于天下故品節限制之不相踰越似亦可謂序然驕亢者或至于欺凌諂求者不謂其厚已雍容揖遜之不相侵侮似亦可謂和然利害多出于面從傾奪不下于壘敵凡若此者未必其盡去也夫以如是諸臣既不能以禮樂之道自淑其身心又不能致禮樂之道以事乎

君上亦此教化風俗災害生養四者之所由致也

陛下誠能因臣之言赫然奮勵以正

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其出之也既有本而不窮其行之也又有漸而不紊則太平之效可以立致而孔子之言豈欺哉臣又竊有說焉今天下以禮樂為治要之雖不能盡合而亦不至于盡廢然作興感化之機實出于學校而禮樂二經殘缺已久昔人謂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夫有其數尚不能悉其義况數與義之俱失也先儒朱熹嘗欲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而樂經有有取于蔡元定律呂新書與夫別求聲音以為譜謀之說今幸際

皇上操制作之權而二三大臣豈無可與究明述之任者乎誠能頒之學校聯之所信取之科第需之歲月肄習既久必有能者出焉此亦禮樂之大務也乃若所以建極之本致治之機則惟在我

皇上持守此心內外合一又誓同歸中正和樂之日新而制度文
為之富有則天德備而王道行其輔理承化之功又
今日家相之能事耳草茅之見迂踈之談不切經濟然求言之

道願

陛下采納而優容之則愚臣幸甚臣子冒

天威無任戰慄履越之至臣謹對

甲辰科嘉靖二十三年

皇帝制曰朕惟文武一道金用而不可缺與偏者也傳曰張皇六
師又曰其克詰爾戎兵此非好于用兵者邪朕

皇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始信欲偃武修文以德化天
下至于

列聖相承懋修文德海宇以安國家無事朕以支末上承

天命入繼

寶位茲越二旬載矣夫何連歲以來北虜寇疆入我中國若蹈

無人之境殘我天民前所未有本之以朕罔德基之立于君

是以教化莫克行於外者也然朕又聞之曰帝王之政守在

四夷今朕欲求長治久安之術無出于守之一端欲得其守

之之道當何施用以盡其長且久焉爾多士抱經世之畧亦

有日矣宜各著于篇朕將采而行之毋忘毋隱

臣秦鳴雷

臣對臣聞帝王保大業于無疆者有經國之規模有植國之根本規模之經也存乎法根本之植也存乎仁是故崇文詰武經制豫定使夫法之行于天下者整飭而不可紊夫是之謂規模修德行仁膏澤下究使夫仁之洽于人心者固結而不可解夫是之謂根本經制定則國威立德澤究則國脉固由是萬姓胥悅于域中聲教四訖于海外大業之保蓋卓乎不可拔矣自古帝王享國長乂之道何能外是二者苟法矣而未仁則品式雖周而所以綱維之者無其本仁矣而無法則恩意雖篤而所以經綸之者無其具是謂治之偏而弗會其全始雖善而終流于弊將何以保基圖之固而綿國祚之

永也哉欽惟

皇帝陛下中和建極仁孝作孚

德化洽於民心而萬邦時憲

神武布於海宇而四夷來賓續

列祖之鴻圖貽百世之燕翼太平有道之長端有在于

今日矣乃猶不自滿假特進臣等于

廷策以禦夷之道且欲求夫長治久安之術是豈徒以修舉故事為哉誠以草茅之下必有明習文武大猷可以裨補治體者而臣非其人也然臣即是有以仰窺

陛下望道未見求治若渴之盛心矣敢不參之經傳酌之時宜俛
攄愚見以對揚

明招於萬一乎臣嘗考之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

也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則知天雖以生物爲心而理物之責不能不望于君君之茂膺天眷也非徒肆于民上實以君師之道存乎我而代之理也則凡斯民之安危利病世道之否泰盛衰凡可以克盡其道而奠天下于文熙武謐之域者自有不容于不講矣今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帝王也者又所以法天而畜治者也是故帝王以仁育天下非文無以昭休明之治故凡崇獎儒彥懷保黔黎與夫體國經野明物章軌以成經緯之德者皆文之屬也帝王以義正天下非武無以示撻伐之威故凡選擇將帥振勵卒徒與夫誅暴禁亂飭法嚴禁以成安定之功者皆武之屬也文以敷德則海宇奠而內順治武以示威則疆圉靜而外威嚴此誠有國家者不容

以備廢者也使有武而無文以濟之則義勝而流于剛其何以敦渾厚之治體有文而無武以濟之則仁勝而流於懦又何以立精明之治功也哉乃若召公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周公之告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此其爲言若有所偏者而不知亂者保其治者也危者保其安者也是撻武者乃所以覲文初非好于用兵也一或講之無素備之弗豫則所以爲防者必踈而其爲累也亦必不小是誠不容以或後者也臣聞中國之有夷狄猶陽之有陰晝之有夜君子之有小人不能以必去焉者也是故先王建國列之侯封采服之外所以峻其防焉號令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所以別其類焉刑以懲叛禮以懷來所以服其心焉柰之何狼子野心非我族類重以消長之勢無常強弱之機莫測值其弱則稽顙而稱

臣當其強則犯順而干紀蓋自古則然矣故有化足以成風
動而不免於有苗之征德足以臻時又而不免于鬼方之伐
治足以致中興而不色於獫狁之北熾是又奚足為盛世之
累或故曰帝王不患有夷狄之強而患吾無禦之之具不貴
有禦夷之具而貴吾無以致夷之窻而已矣強本以治內嚴
兵以固圉來則必致去則不追務使以各安其所而不敢干吾
治者茲非計之良乎三代以降此道則寢微矣嬴秦命將出
師築塞以禦強胡糜費巨萬夷患未祛而國釁已不可救矣
是故虛內以事外漢武以雄才大畧之資為窮追遠討之舉
登南臺于塞北絕王庭于幕南夷氛雖息而民生已不勝困
矣是謂計末而忘本斯皆策之最下者也他如唐稱臣于突
厥既病貽謀之不臧宋追辱遼金復患修攘之坐失是文
幾于無策矣安得而不淪胥以致滋極乎幸而

天啓

皇明我

聖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奮起淮甸迅掃腥膻驅之北歸絕其南
寇建自古所未有之事功復帝王所自立之中國

神謨勇畧固嘗以武功定天下矣至于

即位之始干戈甫息乃欲偃武修文以德化天下者其故何哉
夫亦以天下初定扶傷持危舉天下休息道莫先於此非故
果於忘戰耳也觀其思患預防

垂訓諄切所以奠不拔之基以貽則後昆者何深遠也肆我

成祖六飛三駕再昭撻伐之威爰及

列聖養威峻防不忘制馭之策其所

國祚之永而恪遵成憲者又何明備也仰惟

皇上蘊神明之德際

中興之期武以止戈為威兵以全國為上疆場之患撲之於方萌隱微之禍消之于未著南夷繫頸北虜貢琛唐虞三代之盛何以加此

聖祖

神孫後先相望

盛德大業萬祐無疆

國家長治久安之術尚何以他求為哉雖然帝王望治之心無窮人臣愛君之心無已故古稱大舜之知必曰好問好察彼賈誼當文帝之世猶有取于曆火積薪之喻焉則臣雖

所以仰稱

德意而自靖厥忠

京師為室以

後緩急之

既壞而後世

六所以衛民實

于二者而加之

殿最書于臺臣

至水旱凶灾之

陛下所以厚民者無

糧額籍總于司

以至圍練教習

有可終默焉而已乎臣請得而籌之夫王莽

以夏為庭戶以四夷為藩籬其内外遠近之

蓋不待較而知也粵自先王寓兵于農之

禦之道不容不分要之厚民所以足兵恤

資而非相病也然則端本自治之道夫亦

心乎以今日之民言之安其田里施之教化

而守牧有考利病關于藩臬而興革以時以

必聞賑貸蠲免之屢下是

不盡也以今日之兵言之歲給之衣月給之

而而逃亡可稽節鉞授于制帥而上下有統

之有方賞罰鼓舞之無倦是

陛下所以恤兵者蓋遺策也夫民安而本益以固兵精而氣益以振是宜勢益以昌威益以遠文熙而武益以謐也然而北虜之窺伺猶昨邊境之烽火繹聞頃者入我中國若陷吾人之境誠有如

聖諭所及者此其故何也臣愚以為

聖心之憂民至矣而所以宣力于下者或非其良

聖政之養兵善矣而所以分閫于外者或非其寄是故以承奉敏

捷為能而不勞心於厚下以期會簿書為急而不加志于推

恩甚者銳意催科虛張歛散之能厚自封植因行漁獵之計

夫守令之職最為近民使天下果若人焉又安能保斯民之

皆得其所乎以純袴而濫韜鈴之寄方畧有所未聞靈士卒

以張威福之權撫綏有所未備甚者功高速化馳捷報之虛

聲志切自肥仍憤帥之故轍夫三軍之命懸於一人使將帥

而咸若是焉又安能保邊圉之皆樂於用乎夫民心不固而

示敵以守是投之以可乘之隙守之未見其固也士氣未張

而應敵以戰是先之以可取之道戰之未見其利也然而長

治久安之術抑何以他求為哉亦惟重守令之任而選之也

必精使郡縣之布列皆龔黃卓魯其人焉于是嚴黜陟之典

申久任之規勞心撫字必增秩以示榮奉職無聞必奪爵以

示辱塞奔競僥倖之門斥闕茸貪墨之吏如是則民安而無

復失所之嘆矣重將帥之任而簡之也必慎使闡外之分據

皆頗牧韓范其人焉于是專委任之托昭勸懲之典有功必

賞寬之以歲月之餘有罪必誅畧之以文法之細無以一人

之譽而尚其賢無以盈篋之誘而撓其志如是則兵精而威

起報效之思矣由是而昭武勇以示威修戰備以利用謹閑
隘以辨奸遠間謀以防詐嚴吾之守以俟敵之戰將見投之
無覺覘之無階厲知吾之有守矣以靜制動以逸待勞虜屈
吾之不戰矣茲
患之足憂耶否
臣之所敢知也
切于治心故心
邪則事無不和
天下與其憂

陛下紹心學之傳發

心統之秘

教一有箴四箴有
憲操持之甚難
所以預養此心者固已能自得師矣臣恒
不識之不易耳夫人主深居九重攻之者衆
備于防微杜漸
戒省察克治之功一未至焉臣恐虛明湛

一之体有不能復如其初矣臣願

陛下戒之慎之明通公濟以
祖其本靜虛動直以培其基戒謹于
不覩不聞之時察識于
內外賓主之辨親賢遠佞俾一暴弗
替于十寒慎終如始使
九仞罔虧于一簣淫哇之聲奇巧之
色則曰吾心之賊也便嬖之言側媚之態則曰吾心之蠹也
土木遊田之娛宮室侈
靡之奉則曰吾心之所喪失而不自
覺者也兢兢如堯業業
如舜慄慄如湯亦保亦臨如文不泄
不忘如武則心存而德
可修德修而道可立道立而政可舉
由是顯設于

朝廷而庶事康矣

頒布於四海而萬民樂矣
洋溢于蠻貊而四夷慕矣
天地位萬
物育諸福之物可致之
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此非臣之

臆說也伯益之戒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漢儒董仲舒曰
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而宋儒朱熹亦謂其本不
在威強而在德業其任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
而在紀綱此端本之道古今一致而實臣愚之所嚮望于
今日者也惟
陛下不棄蕩堯

留神省覽見之施行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

天威戰慄無地不勝惓惓仰望之至臣謹對

下末科嘉靖五十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人君受

天之命而主天下任君師治教之責惟聰明睿智足以有臨自古
迄今百王相承繼天立極經世牧人功德爲大是故道統屬
之有不得而辭焉者唐韓愈氏乃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之傳至孟軻而止孟子則以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皋陶
伊尹萊萊太公望散宜生之爲臣各有聞知見知之殊其詳
畧同異果何義歟其授受之微有可指歟宋儒謂周敦頤程
顥兄弟朱熹四子爲得孔孟不傳之緒而直接夫自古帝王
之道統果若是班歟其講求著述之功果可與行道者並歟
抑門人尊尚師說迹相稱詭而忘其僭歟漢唐宋而下雖不
能比隆唐虞三代之盛其間英君詎辟撫世宰物德澤加于

四海功烈著諸天地者不可槩少果畫不可以當大君道之傳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體堯舜授受之要而允執厥中論人心虛靈之機而操存弗二我

成祖文皇帝言帝王之治一本于道又言六經之道明則天地人心之心可見至治之功可成斯言也真以上繼主王道克之正下開萬世太平之基迨我

列聖克薦前業所以開天常叙人紀者歷百八十餘年于茲歷代祖宗鴻業登踐寶祚惟敬惟一叙彝倫敦典禮析

天命拯民窮思弘化理以成參贊繼立之功者宵旰孳孳不遑暇履茲欲遠紹二帝三王大道之統近法我

列聖心學之邃近述而彌光粹乎無以尚矣乃猶于萬幾之暇臣等于

廷俯賜

清問且曰宵旰孳孳不遑寧處臣有以仰窺

陛下望道未見之心矣草茅庶幾何所知識可以仰裨

聖學之萬一乎雖然亟濡

聖化益亦有年其于我

聖祖治道之盛及我

陛下心學之精亦嘗佩服涵泳有以少窺其涯涘矣敢不敬陳以

對揚

休命乎臣嘗聞之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判道在聖人是聖人者道之宗也又嘗聞諸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

之靈實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是元后者人之主也然則道在天下安得不屬之聖人又安得不屬之大君也哉是故三代而上位稱其德達而在上者莫匪聖神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請因

聖問而條陳之唐虞以往書契未立述哉無以稽矣故韓愈孟軻之所稱率自堯舜而始愈謂堯以自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是立功立言雖異以言乎道統則均也軻謂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采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是見知聞知雖殊以言乎道統則一也

列聖心學之傳舍是又何所致力而可夫自堯舜禹文之後孔子以來上下千數百年間道統之傳歸諸臣下又盡出于宋儒一時之論此朕所深疑也予大夫學先王之道審於名實之歸宜悉心以對毋隱毋泛朕將注覽焉

臣李春芳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本於道道立而後化以之弘帝王之道本於心心純而後道以之會心也者統夫道者也心有弗純則存諸中者無貞純精一之懿其於道也爲小成道也者弘夫治者也道有弗粹則弊諸外者無正大光明之業其於治也爲小康小成不足以語天德小康不足以語王道斯豈帝王之所以繼天立極者哉故必本之心也渾乎天理而有以稽內聖之基而後敷之治也若乎天道而有以熙外王之業

天德王道其極一也然其本則係之學焉而已矣學以純心
心以會道道以出治治以格天其在當時也則帝王之治法
以立其在萬世也則帝王之心法以傳斯其道統之所由肇
乎循之而唐虞三代是也得其似而理漢唐宋是也至于有
宋諸儒則亦講明斯學以翼乎聖道而已矣烏可以與帝王
金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体天弘道因心出治以上繼皇王道統

陛下則又

神聖縱于天光明緝乎學而治之所由溥四達不悖薰蒸透徹
融洽周遍二帝三王道統之傳遠紹而無間

二祖

觀孔子有志一代之興而自傷其未逮伊尹樂堯舜之道於
猷而必以五身親見為幸則托之空言者豈若見之行事
哉此二帝三王之道所以為獨盛而道統之傳非帝王莫之
能當也何也夫冒者非徒以其蘊之心也以其本之心

而宣之化也是故以之經天則陰陽宣節天道其清乎以之
韓地則山川靜翕地道其寧乎以之總民物之紀則百姓太
和萬類咸若民物其熙乎道猷章而道妙流焉實政又而實
心昭焉体用一源者也微帝王其孰能與于此哉然求其要
則心焉盡之矣究其功則學焉盡之矣何也非道無以弘天
下之治非心無以會天下之道而學也者所以純心以体道
疑道以出治者也夫哉學乎斯固帝王之所不可忽者乎是
故格于上下堯舜之道一矣然求其所以為學者則曰欽明

此元集 卷八 九
允恭其所以事其心者何如其至也重華協帝舜之道盛矣
然求其所以爲學者則曰溫善溫恭其所以事其心者何如
其至也三代有道之長禹湯文武之道亦云盛矣然求其所
以爲學者則曰勤儉曰執中曰緝熙執競其所以事其心者
何如其至也則夫治之所成衆民於變也四方風動也文命
誕敷也萬邦惟懷也燕及皇天會朝清明也唐虞三代之化
巍乎其不可及者謂不本于此哉德至此而後謂之天德道
至此而後謂之王道名夫臯陶伊尹諸臣贊翊之功固不可
泯而其它中圖太以恢弘化理建心中建極以丕昭道猷者豈
諸臣所得而專之哉故易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
成而代有終也此之謂也三代而降享國長久者莫如漢唐
宋其間英君詎辟撫世宰物德澤加于四海功烈著諸天地
者亦不可少誠有如

聖制所云者是故漢之除秦苛也深徇乎民之理以至七制興嗣
風俗淳美矣唐之靖隋亂也汎收底定之功以至三宗迭出
海宇乂安矣宋振五季之衰也愛養民力出生靈于塗炭之
苦而好文守成之主又繩繩相繼焉不可謂其盡畔于道也
向使盡畔于道則不足以總一四海整齊萬民矣又安能歷
數百年而巍然民上以握神器乎後之尚論猶不能無憾焉
者以其學之未純焉耳學苟未純則蘊之心者不足以語帝
王精一之傳敷之治者不足以語雍熙太和之盛斯豈天德
王道之極哉夫惟道化衰于上而後講學倡于下此宋之四
子所由興也以周敦頤言之學以主靜爲宗以一爲要而究
其極於明通公溥不由師傳默契道体者也以程顥兄弟言

之涵養則曰用敬進學則曰致知而又欲以大公順應覺天地之常寬和嚴毅殊途同歸者也以朱熹言之以講學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博極群書而會通於心集諸儒之大成者也此四子之學之大統也是其學固亦遠宗乎周孔而授之以政則亦伊傅之傳耳夫即爲伊傅也猶不可與帝王並况無伊傅之業乎何也道在天下惟帝王爲能行故道統在天下惟帝王爲能傳而臣之賢者能者則效用仰承于下者也輒欲接續帝王道統之傳不亦僭乎故四子者謂之有功于斯道可也以之直接帝王之道統不可也何也不觀之天乎方萬物之生也日以地之雨以潤之風以鼓之雷以動之夫天穆然深爾確然靜而煦然頌生物之功者必舉而歸之于天而日與風雷不得而言其功何也太和之充溢天實司之而

日與風雷效其動而已矣可與天道並乎知日與風雷不可與天道並則知臣不可與君道並矣知臣不可與君道並則知四子者不可與帝王並矣而後之推尊者若黃幹則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而直以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二程得統于周子先師朱子得統于二程而撮其要旨于居敬窮理致知克己四者而謂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於此至于真德秀則曰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吳澄則曰周子始有以接孟氏之傳于千載之下二程則師于周子而傳其學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也夫德秀以爲道至周程朱子而大明則誠有之若黃幹吳澄遂以四子爲直接皇上道統之傳于千載之下迺相稱述其論蔓

衍波流直至于今學者專之而莫敢違信之而莫或疑抑孰知其失之過乎故四子講明著述之功不可謂其無裨于經而直以爲遠續道統之傳與帝王並論焉是誠門人推尊之過恐亦非四子之心也是故由唐虞而三代由三代而漢唐宋其帝王道統之傳端不可誣名秦之于漢六朝之于唐五代之于宋則皆帝王之驅邪烏足以與斯道哉至于胡元則又我

國朝之驅除名漢之秦唐之六朝宋之五代也道統之在天下不其淪胥以沒乎幸而

皇天厭亂我

太祖高皇帝挺生淮甸廓清海宇我

成祖文皇帝篤生於後丕紹鴻休其治化之隆真有以遠追唐虞

三代之盛而超軼漢唐宋之上矣然其所以致治者則莫非本于道其所以體道者則莫非本於心其所以存心以體道體道以出治者則又孰非學以基之也哉

聖制所謂

太祖高皇帝體堯舜授受之要而允執厥中論人心虛靈之機而操存勿二我

成祖文皇帝言帝王之治一本於道又言六經之道明則天地之心可見至治之功可成帝王相傳之要端在是也然臣嘗求我二祖聖學之精則存心一錄與夫聖學心法尤其至要者歟存心錄凡歷代帝王祭祀有感於灾祥者備載以垂訓而于敬天之怒無敢戲豫者尤致意焉聖學心法凡有關於君臣父子之道者評述以迪後而于敬天法祖用人理財者尤申重焉

則我

二祖之所以為學者具見于二書而精純貞一心即二帝三王之
心太和咸熙治即二帝三王之治天德王道巍然煥然又奚
惑哉此

則聖之所以克蕩前業開天常叙人紀歷百八十餘年而
皇圖鞏固者信皆有得於是也恭惟

陛下以聰明聖智之資懋精一執中之學心之所裕者與天地合
其德治之所成者與皇王匹其休肆今大流衍百姓太和
德洽于中夏威行於蠻貊至治馨香達于上下而休徵畢集
千古所未有也臣何幸躬逢其盛哉臣嘗竊竊

陛下之所以臻此者信本於學而學之精實典要則又莫過於
敬一之一箴而彞倫之叙典禮之敦所由出也臣請得而颺言

之其曰人有此心萬理咸備体而行之惟德是據蓋言道
於心也其曰匪一弗純匪敬弗聚畏天勤民弗違寧處蓋言
學以體道也其曰敬怠純馭應念頓殊徵諸天人如鼓荅桴
蓋言治以徵學也其曰郊則恭誠庭嚴孝趨肅于明廷慎於
閒居反躬以實踐也其曰天親民懷永延厥慶光前垂後綿
衍蕃盛考祥以視寢也語其目則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究其
旨則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斯其學即二帝三王之學心即二
帝三王之心而至治之成近有光于

二祖

列聖之傳遠以時乎唐虞三代之盛夫國體信而達順合一而不
測者也存之為天德而日新之盛德以格達之為王道而富
有之大業以昌帝王之道統謂不在茲乎豈欲以發其感而

且未易以名言矣復何所稱述以為

聖學之禪乎然臣聞之書曰慎厥終惟其始易曰時序得天而能
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又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於
陛下之自箴也亦曰終如其始又曰日新不已故學必緝熙而後
底於純治必永貞而後底于化

陛下之學亦既純矣天下之化亦既洽矣然

端拱穆清之上二日事有萬幾有一之弗得其宜非純也
此勅天之命惟幾惟康堯舜所為兢兢也四海九州之遠剛
柔異性輕重異宜有一之弗得其所非洽也此一夫不獲時
予之辜堯舜所為拳拳也學之純者不使其或間化之洽者
不使其或瀆夫然後常敬常一而道久化成其在茲矣非我
陛下所當致力者乎其要則在求之心而已矣

太祖高皇帝嘗諭輔臣曰防閑此身莫不妄動自謂已能防閑
此心使不妄動尚誰能也

成祖文皇帝嘗諭解縉曰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
自然純是天理是

二聖之學誠不外于心而得之也臣願
陛下教以道自任上法乎

二祖及來諸一心養之於念慮未萌之先以存其寂然不動之體
察之於幾務既興之際以妙其感而遂通之用俾其湛而虛
也神而明也與太虛同其空洞焉日月同其照臨焉四時同
其運行焉萬物同其冲和焉則一心既正萬化以行敬不期
敬而自爾其常敬一不期一而自爾其常一天德益以立王
道益以溥矣帝王道統之傳不其益光也哉至於用人必當

而臯陶稷契之在列行政必允而禮樂刑政之覃敷則又此
心之妙用而我

陛下之餘事也何敢以瀆

聖聽哉

陛下倘能鑒臣之愚而于所謂敬一者貞之于久而會之于心則

道統之傳亘古今而獨盛矣斯文幸甚

宗社幸甚臣何任祈一隕越之至臣謹對

庚戌科嘉靖二十九年

皇帝制曰朕恭承

天命君主兆民二十有九年於茲矣顧論治者徃徃以敬

天動民為務古先帝王之所以興道致治與我

祖宗之所以立極垂憲外不外此二者其為治之迹可舉而言之

歟朕寅奉

上玄欽若

天道而凡以惠卹計安乎斯民者未嘗頃臯少解其念比歲以來

嘉祥屢臻方內又寧

天人交應之固不可誣也然水旱饑荒苗狄不靖民生未遂治化

未孚豈朕誠之必有未盡者亦或任事之臣親民之吏果能

都體朕勤恤之心也歟無乃玩愒貪殘弗念於民者歟朕欲

俾休徵時右邊微不聞百工允釐庶績咸熙不令一夫失其所朕志也當何道而可以臻此爾多士蘊蓄有日豈無我者宜明著于篇毋泛毋隱朕將覽焉

臣唐汝楨

臣對臣聞帝王之致治也有敬畏之誠而後可以弘天下之大化有當務之智而後可以執天之大機何謂敬畏之誠上体天心下卹民隱精純而懇至者是也何謂當務之智辨人才之實得任馭之宜翕受而敷施者是也惟誠也故與道致治之具皆根于交修儆戒之真而其治也為有本惟智也故承流宣化之澤自得乎執簡馭煩之方而其運也為不勞治有本則王道敷于天德而天下之大化以弘運不勞則拱委于責成而天下之大機以執是故古之帝王竭一己之誠而敬天勤民以克盡其代天理物之責極一己之明而選賢任能以聿臻其咸熙底績之功愛民以奉天知人以安民權度精切而恩惠廣大機之所以妙運而不測也庶明勵翼而帝力不知化之所以溥溥而無疆也由是垂衣裳而萬國寧戢兵革而四夷服太和薰蒸膏不作致治之盛孰有加于此哉欽惟

皇帝陛下直神聖之資遠敬一之學中和建極仁孝作孚

至德凝于淵默而靈貺昭祥

神功徹于

昊穹而休徵協慶肆今至治馨香昭著于上下大化流行徧洽于華夷益千古所未有也乃猶不自滿擬進臣等于

廷策以敬

天勤民之道惠卹計安之畧然臣即是有以仰窺
陛下望道未見求道名渴之盛矣願臣愚學漸稽古志切
不披瀝罄竭以對揚

休命于萬一乎臣惟古聖王之致治也莫不以敬天勤民為首
務益以帝者天之子也天子者父天母地而以養人為責者
也以子事父可不敬乎代天養人可不勤乎然知所以敬天
則必求所以勤民惟勤民之政有驗於實用斯敬天之心不
徒為虛文矣此又天人通一而不二之理也嘗觀之詩曰敬
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何如其為敬也書曰
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何如其為
勤也故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亦
保亦臨武王之義勝敬勝其實宜以堂徹于表裡而嚴恭無
于顯微是以敷之勤民之政則所謂勞來匡直利用厚生歛
福建極康阜惠養者無不至矣故當時治化之隆冠絕古今
而卓乎不可尚矣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

成祖文皇帝續嗣丕圖其駿烈鴻猷固不容以殫述而其立極垂
憲之大者實不外乎敬天勤民而已矣如精誠之錄

大祀之文皆所以崇

祀典而敬

天也因旱免租告饑賑粟皆所以恤民隱而勤民也
燕之謀以啓佑後人者猗歟盛哉

列聖相承授受一道至我

陛下妙契真傳敬承

先緒益有以揚而光大之
郊壇分祀辨正陰陽之位

欽天有記煥發昭事之忱其敬天也可謂至矣

躬祈禱以重農事蠲雜租以濟民艱發內帑以蘇困窮減貢獻
以節冗費其動民也可謂悉矣

臨御以來二十有九年于茲敬慎夙夜不遑寧處蓋始終如一
日也方今文恬武熙內寧外謐天下樂育于太和雍熙之域
而涵濡于汪濊浸潤之澤者亦既久矣然民歌有年之頌而
水旱饑饉或時見焉人樂承平之休而烟塵鋒鏑或竊發焉
駭潦頻仍閭閻愁苦胡騎猖獗邊陲繹騷夫及此之應不誣
而安撫之功有自今若此者豈惟

陛下慮之臣亦且疑之矣臣請根據其說而條陳之夫王

于天而察法于地天確然示人易也必五行四時宣其能而
後彰保合太和之化地隤然示人簡也必山岳河海運其功
而後著含弘廣大之德然則人君之治天下亦至易至簡也
而其致理圖化當必有共濟之公哉太公之制矣臣聞天生萬
物不能以自理而命之聖人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聖人以身裁天下之務不能以獨
理而命之庶職曰惟王建國設官分職
以為民極稽古稱盛治者不逾于唐虞三代然欽明睿哲之
德必牧岳熙載寅亮天工而後協和時雍之治成焉寬仁勤
儉之德必百僚師師俊彥旁求而后文命重敷兆民允殖之
治成焉至于文武亦必六卿率屬以摠之於內九卿分治以
布之于外而後咸和永清之治成焉百官用康在庶官之保

叙黎民敏德由臣隣之克舉大抵然也且人君以一身成位
乎中耳目一聞見也手足一運用也垂民之繁庶務之集非
惟勢不克一而身已亦勞矣臣未見身處其勞而能致人於
逸者也故人君于此亦惟執天下之大機而國之譬之柁以
運舟括以發矢功用神速無難致者固非物也而敗也而德
澤之流普徧而無方矣亦非事事而察之也而神明之用無
舉而不覆矣蓋所謂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
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者此爾臣伏讀

聖制曰水旱饑荒苗狄不靖民生未遂治化未孚豈朕誠之必有
未盡者臣愚以爲懷山襄陵之水不失爲治世焦山烈石之
旱不累于明王化足以成風動而不免于有苗之征德足以
臻時久而不免于鬼方之伐是水旱夷狄之患何代無之未
不足爲有道之累也故昔之言者曰天心仁愛人君特出災
異以警動之又曰帝王不患有夷狄之侵而患無禦之之具
不貴有禦之之具而貴吾無以致夷之窺而已然則
今日仰答仁愛之

天心曲盡備禦之至計是誠不可以不之講也臣又伏讀
聖制曰亦或任事之臣親民之吏果能都體朕勤恤之心也歟無
乃玩愒貪殘不念于民者歟大哉

皇言所謂明見萬里之外獨觀萬化之原者也臣請發
淵衷而極論之夫變不虛生致寇有自天變之來人心之怨也人
心之怨吏治之非也今

陛下憫念黎元心固切矣而所奉行于下者或不能精白以承
休則膏澤屯而不究矣外夷之侵內備之弛也內備之弛將

領之非也今

陛下惠養軍士政固善矣而所以分闢于外者類多苟且以塞責則威嚴弛而不振矣嘗聞四海之利病係于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于守令之賢否乃今催科賦歛以效職而無旬宣惠和之政簿書期會以呈能而鮮亮采請其之惠甚者假上剝民為國歛怨恣意貪饕肆行漁獵者尤可畏也夫守令之官最為近民使天下皆名人焉則小民其有不困者幾希

雖日歷

陛下焦勞之思而斯民流離轉轅陷于危亡

陛下得而見之乎兵不能禦敵由於將非其人將不能將兵由于用非其道乃今世習純袴之輩習難以責其折衝禦侮之勇召募挽強之粗才初不聞乎聖張弛之方甚者擅奪

扣除常給殘重多端剝削無厭者尤可畏也夫三軍之命

於一人使將領皆名人焉則邊任其有不困者幾希雖日切

陛下宵旰之憂而軍士扼腕疾視莫之控訴

陛下得而見之乎然則是國安民之道弭災禦寇之方豈必他求哉蓋明百官修輔則夏后之山川以寧方叔壯猷則宣王之武功以競今日民生之未遂守令之責耳邊圉之多倣將令之責耳

陛下知致弊之由曷思所以救之乎病化理之醫曷思所以更之乎史有之曰今之邪守民之師帥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宜息澤不流蓋言守令之任不可不重也任守令之道大約有三精其選嚴前議又其任而已矣必先安靜憫恤之求監賢愚混淆之先里殿最核實之條畧累資積考之說所謂秩賞

遷也不移其地祿當厚也不移其官可也他若馭之以八統
察之以六條叙之以三式法周亦有可行者也志有之曰將
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強輔隙則國弱蓋言將領之任不可
不重也任將領之道大約有三慎其簡重其責假其權而已
矣必公取舍而不以愛憎加較勇畧而不以驥貨進功必錄
而不以賤遺罪必誅而不以親貸無持細苛而長養其後石
超距之氣可也俯從寬假而開放其驚擊虎搏之心可也他
若先之以六術繼之以五權察之以八徵法固亦有可用者
焉甄別黜陟之典行則賢者相而不賢者亦有所畏而不敢
鼓舞振作之用神則能者勉而不能者亦知自奮以效用由
是稱強項者有砥礪名節之董宣持風裁者有不畏貴戚之
鄧都後催科者有勞心撫字之陽城數本實者有修明

之衛颯而守令得人矣守令得人則民遂安全飽煖之欲而
無咨嗟愁苦之聲陰陽不至於繆盪氛氣不至於充塞人心
訴合而天休滋至何有乎水旱饑荒之患哉設或數有適然
災沴時作而吏稱民安本業以固所謂有道之國天不能災
地不能阨年穀不登而民無菜色者固自若矣由是司督撫
者抱良平之器膺統馭者負韓白之才分闡授鉞者必李牧
魏尚其人焉據險阻要者必張仁愿王承嗣其人焉而將領
得人矣將領得人則有摧堅制勝之具而無奔北敗衄之虞
先聲以奪其志持勝以寢其謀聞望精神可以潛消驕悍何
有乎憑凌侵軼之患哉設或桀鷲未馴梟雄反覆而養銳蓄
力禦備有素所謂來則懲而懲之去則備而守之寧我制人
可常坐而役敵矣故曰聖人在上日月不薄食雷發不震雨

電不爲災又曰中國有聖人海不揚波重三譯而來朝臣愚
何幸而得躬逢其盛耶雖然臣舉其要猶有言者焉夫養士
莫大乎學校而今之守令學校之所儲也必謹庠序之教宗
師儒之職一道德以明禮義而不以割裂裝綴爲能尊經術
以正習尚而不以規程課式爲藝如陽城之在國子胡瑗之
在鄉學則菁莪樂育之教興兎且好仇之才出矣故居則爲
端人正士出則爲循吏良臣而何慮乎守令之不賢選將莫
大乎武舉而今之將領武舉之所拔也必身飭騎射之技兼
舉文學之科深於兵法明經者隸其事而庸妄不之用親試
其勇而有謀者得以不次之位而章句不之取不率教者不
得舉於鄉不有實學者不得舉於司馬則仁義忠信之道明
奇正機權之畧諳矣故無事則爲帷幄贊畫之臣有事則爲

腹心干城之將而何慮乎將領之不賢雖然臣究其本猶有
可言者焉孔子曰爲政在人言安民之本于知人也取人以
身言知人之本于自治也知人之哲盡則安民之惠行純心
之本端斯用賢之道得此古今不易之定論也况乎人君以
一人之聞見而欲盡天下之賢才力既不能日亦不給是故
議道自己以守至正恭已南面建其有極天然後明目達聰
廣四方之視聽鑑空衡平定自官之妍媸孰有能遁其情者
乎于是乎人必稱官官必稱職大小臣工罔不碎斫篤忠修
明職守政治彰教化洽而海內晏然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
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之謂也仰惟
陛下敬一持心無逸示訓敦操存涵養之功懋時敏日新之學所
以正其心者已無不盡矣則天取人以身之則純心用賢之

本臣復何言哉抑臣聞之書曰慎以終惟其始蓋言銳于始者未必繼于終而勝于暫者或不持于久故四時常運不息其機日月貞明不改其度王者法天以行健不輟其功純一而不已聖學之所以光明也夙夜而不怠基命之所以宥密也今

陛下齋慄對越之心勿懈須臾惻怛慈惠之念無少瑕翳固矣然理欲危微之辨間不容髮操舍出入之防實則無時是故作之以憂勤矣而或乘一以因循出之以誠篤矣而或勝之以儀文防微杜漸之戒省察克治之功必有弗至竊恐虛靈之體必將窒而不達裁制之用亦必有廢而不當者矣臣願

陛下始終如一而不雜于二三自出而無有乎間斷防閑于莫見莫顯之際敬謹于不言言而無有乎靜一疑其貞也

明通公溥植其本也慎密緝熙聯其間也長永貞固恒其德也根抵于一心而顯設于庶務卷之于退藏之密而達之于酬酢之神誠由此立智由此出化由此弘機由此執以此事天則恐懼不弛以此治民則曲成不遺以此任賢則有克知灼見之明以此立政則妙裁成經緯之用行于朝廷而群工率職矣布于邦國而百姓樂業矣洋溢于蠻貊而四夷來王矣充塞于穹壤而萬物蕃育矣三光凝七政齊諸福駢集百嘉豐遂天德孚而王道終矣此端本澄源之道聖修功化之極實臣愚所惓惓懇望于

今日者也

陛下不棄芻蕘留神省覽天下幸甚臣愚幸甚其干冒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癸丑科嘉靖三十二年

皇帝制曰朕聞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者是上下之職均有不易之理昏才之主亦多此之上者曷不自勉諸耶朕承

皇考

皇妣近澤所鍾丕荷上天民命簡畀后職勉法

祖宗敬

天愛民由胞及與未嘗敢忽何為臣者無克艱之思每懷欺于謗甚至勾沙漠以為骨肉但逞叔主之逆不顧胞與之害比其至大者他皆可例焉君逸臣勞都能言諾曰心身行甚少先行其言之聖訓視作空言矣爾多士身未居于位而心志正在明白地聞見矣必有不為之論宜直列于箴以對

陳謹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世也致治于無虞者君臣相得之功保
治于無疆者君臣交儆之助何者天之立君所以任繼天之
責君之得臣所以弘子民之道是君臣之分雖殊而克艱之
司則一使非有相得之情則分隔而志不通無以究經綸之
蘊非有不儆之益則面從而心日弛難以致一德之孚惟夫
君立其綱臣任其事則心不勞而萬幾日理君處其受臣獻
其忠則忘不怠而化理維新夫然則君臣道合所以謨明弼
諧者有成功上下情聯所以輔理承化者有偉績鞏國祚于
苞桑之固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端在是矣欽惟

皇帝陛下以

剛健中正之資備

文武聖神之德光昭

大統克績

鴻基隆中興之令圖闡太平之昌祚蓋粹乎位斯道之中而建
維皇之極者也臣竊伏草茅遙瞻
治化久矣迺者叨有司之薦得以與

大廷之對而

聖策有及于君臣克艱之言臣謏陋粗疎之見誠不足以裨

國論之萬一然一得之愚敢披忠悃就

陛下所問及者而敬陳之嘗考之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
父母言天之立君所以代天而施長民之政也詩曰藹藹王
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言君之得臣所以体君而敷惠
民之澤也君代天而為之子是故所居者天之位也所宣者
天之言也所行者天之工也以上天化育之所以不及而寄

之于君則君之責亦甚重矣臣体君而爲之用是故所食者
君之祿也所治者君之民也所理者君之事也以人君分理
之重寄而托之於臣則臣之責亦不易矣是以克艱厥后克
艱厥臣誠有如大禹所論者在昔唐虞之世代天者有放
重華之聖其克艱之任爲不負矣而當時輔弼之臣隨事分
理同心以協其謀都俞吁咈儆戒以成其美是以上下交而
德業成而時雍風動之休至今稱盛治也三代之時在上者
有祇台建中之君純德敬義之主其克艱之責可以繼唐虞
而稱美矣而其贊襄之臣亦皆相知以心形迹不累相濟以
道飭厲無疑是以君臣孚孚而世道泰而雍熙太和之治後世
言盛治者稱三代不衰也嗣是而降去唐虞三代遠矣安馬
上之習而新語之獻陸賈徒肆乎空言尚經術之名而曲
之說公孫得容于阿世盡言無隱魏徵之正直以矣而大綱
未正不能措其主于三代之隆論語半部趙普之治平似矣
而國勢不振不能致其君于雍熙之美甚至假經術以經世
務而上慕唐虞之言徒爲欺君罔上之策其相得之情雖或
時一見焉而交儆之道則索乎其未有聞也求其相得交儆
以盡克艱之任君逸臣勞以成致治之美者不有見于
今日乎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繼天立極應人其統正華夷之大分復萬古之綱常
一時經制之謨真足以並唐虞而邁三代矣觀其書大學衍
義于廡壁而謂學士宋濂曰朕之爲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
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大哉

皇言其深明人君克艱之任者乎臣嘗伏讀

聖訓諸書而知

聖祖所以盡其克艱之道者至矣論道主乎堯中稽至本乎堯舜至于

祖訓之制尤所以示貽謀燕喜之道者自持守以至國政而大綱具張自禮義以至供用而萬目備舉他若

聖政之記通訓之章大明日歷之編存心省躬之錄其修身体道立綱陳紀所以遺萬世

聖子神孫之太平者詳且悉矣

聖作物觀而一時名世之臣雲從景附以弼成大業先幾如劉基孝行如宋濂徐達之沉毅端重常遇春之剛毅勇畧李文忠之器量沉閑沐英之謀慮深遠至于陶安之議論無雙王禕之學兼體用上下之間咸有一德信非漢唐宋之君所能及也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而明良相遇之感蓋先後而有光矣我

皇上以憲

天法

祖之心懋高明光大之學

敬一傳心仁孝持念祭祀必致其精

誠憂勤先謹乎天戒則天德之純有以裕內聖之體矣

勵精圖治誠心愛民威曉不得恃恩近恃不得干紀躬籍田之

耕下賑恤之詔則王道之備有以達外王之用矣

陛下撫日中之治而勤克艱之思信足以副

上天簡畀之明命而民胞物與未嘗少忽者也

德意所及萬方之黎庶皆將樂樂利利思觀德化之成而况爲之

臣者尚忍負之乎是以中外臣工莫不襟志慮以承休德大

臣法小臣庶三孤弘化六卿分職至于分藩專城秉節仗節
文武之臣日思效忠而宣力者皆曰將以翼

九重恭已之化矣然而

聖制有曰為臣者無克艱之思每懷欺于謗甚至勾沙漠以為骨
肉但逞劫主之逆不顧胞與之害此其至大者臣請得而言
之臣聞之曰治世非無小人也難乎其為小人也亂世非無君
子也難乎其為君子明于此者可以知其故矣昔唐虞之世
賢聖滿朝而有方命之鯀野無遺賢有虞之治至矣而比周
為黨後有一共工焉堯舜不以鯀為共工而盡乎在朝之輔
佐而後世之尚論者亦未嘗以此而病堯舜官人之明也

陛下以堯舜之心為心以堯舜之治為治而在廷之臣復以堯舜其
君為已責堯舜不能無共工伯鯀則小人之病國雖盛世豈能
其無哉故今天下之臣其在

朝廷輦轂豈無秉義竭忠之臣然而違上所好朋友作仇者未
盡無也其在百工庶府豈無亮采惠疇之臣然而納賄招權
誣上自恣者未盡無也其在內臺司諫豈無彰順匡過之臣
然而附和面從黨同伐異者未盡無也其在軍門督府豈無
鷹揚効死之臣然而剛愎自用貪殘少恩者未盡無也其在
藩果守令豈無旬宣和惠之臣然而違道干譽尸祿養望者
未盡無也甚者剝民之膏脂以肥其家竊君之榮寵以張其
勢掠人美以市恩恣已私以敗度者未盡無也人之度量雖
智愚相越存乎御之何如耳陸贄曰漢高稟大慶故其時多
瑰傑不羈之才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多瑰傑立名之士漢宣
精吏治故其時多淳良核實之能言下之區乎所舉也漢之

三君固非純于王道之徒然而臣有美道則臣亦王之徒也
隨之而况

聖明之世陋三君於不屑者乎夫君猶水也臣猶木也木
隨以圓孟方則水隨以方惟在

陛下 一轉移之間耳臣願

陛下崇寬大之體廣虛受之衷委任而相得益彰論道而交儻不
替忠和當辨而大臣之細過勿詰可也事理當審而言官之
狂慙者勿遽震之威可也罔上當懲也而事無首尾泛相漫
及者勿槩坐可也陽是陰非臆度附會者可誅也而所見不
同本無意絕者勿坐其生可也託忠賢以為腹心開言路以
廣耳目君有匪懈之誠臣懷媚上之忠面從後言如舜之所
以戒禹也無怠無荒如益之所以 舜也益梅舟楫如禹

之所以望傳說也敬勝怠勝如太公之所以合武王也君臣
之間手足腹心相待一体則感恩而圖報者咸欣自靖而自
歛也况臣子亦素有忠君愛國之心乘時而思奮者乎由是
懷才以效用者志存乎立功負德以匡時者事專乎報主廊
廟之臣誠篤輔弼諸司之臣誠竭贊襄臺諫之臣誠盡其言
藩臬之臣誠修其職郡邑之臣誠效綏牧封疆之臣誠固捍
禦修於家者用

天子之廷宜諸言者措躬行之實所以翊

陛下垂拱之化者在於此矣是猶四時五氣各司其職而君人者

如天運於止不勞而化成者也君逸臣勞之義固當求盡其

貴然為臣克艱之道實有未易盡者臣請得而終言之盡者

先王之世以天保以上治內采歲以下治外是以綱紀畢張

而上下金福也然治內者文臣之責治外者武臣之任今時
弊之政雖亦同於往古而內郡黎民之困外境兵政之弊則
亦有可言者矣以民之困言之倉箱無卒歲之儲田里無口
分之業南則病於稅產之虛北則病於邊防之擾至於災異
之地猶失撫字之方封疆溝渠鞠為草莽仰食待哺之民轉
而不能自給是以流離載道攘劫為生則民之窮亦已極
矣

陛下持由胞及與之仁而為臣不能致

國家於民康物阜之化甚非所以仰承克艱之意也其他善治
者尚當求先王治內之政乎必也重守令之選節浮冗之費
時撫字之恩夫

國家所以敷德意而拯救民者惟守令耳守令得人則承流宣

化可以恤民情之隱浮冗既節則食糶用節可以裕財賦之
源撫字以時則惠溥情懇可以固一體之愛如是而民生日
厚民行日興煖衣飽食之衆皆有勇知方之徒也以兵之勝
言之勾稽有冊矣而行伍則虛簡閱有規矣而老弱如故校
練有期而朽甲鈍兵無以當折衝之需侵兵有禁而私役專
利不足以一效死之心是以內地空虛邊庭弛備性屬縱橫
而縮頸腹乘盜賊竊發掩耳而不願聽則兵之弊亦云甚矣
陛下思患預防軫念於四夷之守而為臣者不能為萬全之謀國
家所以委任典兵之謀為臣所以崇官盡職之道皆不如此
也揀弊以壯國者尚當求先王治化之政乎必也重將帥之
選慎教習之法嚴冒濫之刑夫將帥之
天子所以托重恃力而振

國家威嚴之勢者也將帥得人則于城之心可成廢矣樓之
教習時慎則步伐整齊可以備有衛之謀且盈有刑則民
克實可以祛疲弱之病由是律廢明處日靈于戈甲胃之士
皆藩城衛國之民也治內治外無與不備則文武之臣所以
盡其克艱之任者力行而身體之矣

陛下擴天下之德而留心於民群臣承付託之重而效忠於
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惠澤日宣教化洋溢乎斯世之民而勝
之仁壽之域無有難為者尚何

九重垂拱平成之化不可致哉雖然帝王願治之心無窮臣等愛
君之心無已國家御臣之道採時之政前已備矣至於投擲
要領之論臣復躬有說焉臣聞之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
身董仲舒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皆言人君一心用人之本也

陛下紹心學之傳發道統之秘

九重端默而養乎虛明湛一之體則

聖心之純固足為照臨百官之本矣然慎終如始尤

聖心之所宜留念者臣願

陛下於宮闈深邃之中心氣清明之際靜虛動直以植乎此心之
本察識擴充以達乎此心之幾使天理常明私欲淨盡則心
無不正身無不修而取人之本正矣由是而藻鑑清明群邪
不能為之惑權度精切衆說不能為之淆取舍不累於受憎
賞罰不徇於喜怒猶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而自應者也
百官之正萬民之正一惟預養此心之所運耳四海之內又
孰不聞盛德而來臣哉臣也尋章摘句非有正大不易之論

然而狂瞽之見始以御臣之道為

陛下告終以取人之本為

陛下勉惟以明諸其心上不負

陛下下不負所學而已惟

陛下憫愚誠而留神嘉納臣不勝欣幸隕越之至臣謹對

丙辰科嘉靖三十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

天命立君以宰於率土必有分理協助之臣所謂都吁亮之克聖不有高賢大良之助豈二聖獨勞耶夫以古元首肱真是一体上下相資不若茲時之大不同者朕以心腹置人心腹中何乃視我仇讐焉安望為國恤民也朕固無知人之哲能官人之智我欲聞是知能之方爾多士目覩既真當有益我知能之道悉著以對勿諱勿欺

臣諸大綏

臣對臣聞帝王之制治於無疆也必君臣相孚而後成德業之盛必仁義相濟而後得馭臣之方何者君猶天也臣猶四時五行也天道有默運之神而所以普生成之功者未始不

由於四時五行之布人君建維皇之極而所以達政教之廣者未始不賴于公孤司府之承然而君之於臣也其心一其任專故每盡夫使下之道而臣之於君也其分懸其事歸焉未篤夫事上之誠於此而欲馭之有方以致乎相孚之美之協助以臻夫至治之隆必也仁義之相濟乎仁也者渥之以恩而格其報禮之重者也義也者裁之以法而格其頗辟之私者也有恩以渥之則臣皆秉忠愛之忱而不忍欺有法以裁之則臣皆存寅畏之念而不敢欺愛畏之情交於中而靖恭之節著于外由是百官盡克艱之道庶政有維和之休猶之四時之各宣其氣也五行之各司其候也而天道之運於上者自然高明而悠久不言而成化矣此唐虞之世所以明良喜起而道協於一心德業光昭而治隆於千古也不

皇帝陛下

稟剛明純粹之資

秉仁義中正之德

恭默體道而上通

天載之神

推誠任人而允升大猷之治

盡倫盡制握君師治教之權

建極建中闡帝王精微之學

文命敷於四海

聲教達於八紘德已崇矣業已廣矣然猶

聖不自聖進臣等于

廷

俯賜清問即臣等目覩之事詢臣等知能之方

能仰承

德意然人臣之道事君之義臣講之素矣敢不披瀝以對務為

一耶臣聞之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蓋言天為萬物之祖而不能盡左右之方故擇天聰明之蓋者而降之以君師之任是代天之道者君也當以天之心為心者也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蓋言君出庶物之首而不能兼百職之繁故擇賢才之可任者而委之以輔理之責是代君之事者臣也當以

君之心為心者也君以天之心為心其道法天而不私以無心成化為至故君道常主乎逸臣以君之心為心其道從君而不二以夙夜匪懈為至故臣道常主乎勞粵稽諸古帝堯之德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固至極而無以加矣然其所以致時雍於變之休者堯非獨為之勞也當時若羲和授時舜納百揆益烈山澤禹抑洪水孰非賢良之臣為之惠疇若采而分理協助於下耶故稱堯之治者謂之則天言其同天之無為而蕩蕩乎無能名也帝舜之德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亦至極而無以加矣然其所以致四方風動之治者舜亦非獨為之勞也當時若臯陶明刑稷教稼穡伯夷典禮後夔作樂又孰非賢良之臣為之奮庸熙載而分理協助於下耶故稱舜之治者謂之無為言其得人之甚逸而雖虛德惠以加也夫

語治至於唐虞亦云極矣為君至於堯舜亦可以無憾矣其必任乎臣隣如此則夫君享其逸臣任其勞固天地之常經而萬世之定論也但君之視天下也猶一身而人臣則或自私其身君之視天下也猶一家而人臣則或自利其家蓋自漢唐而下迄於宋元風會日漓淳龐寢散其間忠臣良相雖不無可稱而求其百僚師師如古唐虞之盛殆不可多見矣洪惟

太祖高皇帝應運開基統天立極而一時豪傑之士雲附景從若劉基之明炳宋濂之學行徐達之沉毅常遇春之勇畧陶安之論議王禕之忠自率皆進之帷幄列之後先同心協德以共成一代光明之業交歡濟美而永貽萬世無疆之休畀由我太祖天錫神聖而馭臣有方實亦一時諸臣慶知遇之隆乘匪躬之節忠愛而不忍欺寅畏而不敢欺也今我

皇上

又道成化

純心用賢委任之專也諛間不能携其情責成之久也進退得以行其志一有微能則因能而受之任不惜夫爵秩之隆一有微功則因功而加之賞不靳夫匪頒之賜至於禮意之優渥益乎若陽春

訓諭之叮嚀藹然如父子

陛下之所以待群臣者直可謂推心置腹而相待一體者矣三公九卿百司庶府圍覆幬之化而共荷夫生成浹雨露之恩而咸思夫報稱固亦更相淬勵勉自修省以求不忝於厥職無媿於乃心然而人心不同智愚相越即今觀之臣等敢謂盡

如唐虞諸臣之良也亦未敢謂盡如

國初諸臣之盛也臣伏讀

聖制有曰夫以古之元首股肱真是一體上下相資不若茲時之

大不同者朕以心腹置人心腹中何乃視我仇讐焉安望為

國恤民也臣因是仰窺

陛下之心任賢所以為國使臣將以恤民是誠以天之心為心者

也凡茲臣庶咸宜以

陛下之心為心而今有不盡然者將安所逃於天地間耶然臣嘗

聞之治世非無小人自難乎其為小人亂世非無君子自難

乎其為君子方

今道協太平世登盛治而諸臣之中間有不率者是亦治世之

小人也不可以是以槩視諸臣也願所以馭之何如耳今夫元

首股肱相為一體君上臣下道每相資非古之時為然而今

獨不然也良以古之人心即今之人心而今之士習非古之

士習古之人臣其視君真猶元首也其事是君真猶股肱之

衛元首也皆根於心之不可解而發於情之不可遏變而

篤不敢有一毫之自私也敬而罔怠不敢有一毫之自四也

而今之事君則有不盡然者坐而論道非無秉忠竭誠之臣

而懷欺徇黨者亦容有之矣起而作事非無效忠宣力之臣

而怠事苟祿者亦容有之矣藩屏四方固有旬宣而惠和者

而尸素養望亦未必其盡無也攤麾分閭固有戮力而矢心

者而損威失重亦未必其盡無也此其心非始於一念之自

私則始於一念之自四惟自私則忠愛之情踈而不能懇切

真誠以服勤乎王事惟自肆則敬畏之心怠而不能履恭

格以祗名乎明威以此為國安望其輔理之功以此為民安
望其動恤之政此誠有如

陛下之所諭也然而自負其心則亦自貽其戚益萬物之自盡
大造而奚虧於天地之化乎若人子之自幸乎順德而奚益
於父母之慈乎

聖制乃曰朕固無知人之哲能官人之智而可謂臣等以知能之
方臣竊仰見

陛下離照無私明見萬里之外

乾剛獨斷總裁庶政之幾別邪正之途而凡臣庶之隱幽咸得
其情一日月之照臨而萬物莫不被其光也蓋器使之道而
凡大臣之任使各因其才一四時之順布而萬物莫不得其
所也然則知人之哲能官人之智固已曠千古而同符堯舜之

臣愚一得之見則有仁義相須之說焉謂之仁者非姑息之
謂也念一体之係而推容保之恩使之親而不相間耳謂之
義者非刻薄之謂也防慈愛之流而用威克之道使之尊而
不相玩耳斯二者在

陛下已預養而時出之而臣復以此為言者蓋以諸臣之中賢否
殊途固有戴仁以圖報者矣而亦有見義而後懲固有感恩
以作忠者矣而亦有畏法而後勸殆不可以一例齊也今

陛下之於臣寵之以祿秩榮之以聲名忠信以孚其心禮義以養
其任仁無不至矣意者一於慈惠則惠襲而不以為恩過於
寵榮則寵加而不以為德秉忠竭誠者任之彌專可也其
懷欺而徇黨則天討之彰可不行欺效忠宣力者委之不
可也其或怠事而奇祿則廢黜之典可不主欵勿宜慮知

進之崇階可也其或尸素而養望則三載之考可不廉矣
力失心者託之闔外可也其或損威而失重則三陽之令
不慎欵又或間行不測之威以懾奸宄之志特中核實之全
以稽文飾之奸某稱賢能也必審其賢能之實而名浮於德
者在所不庸某稱課最也必核其課最之詳而祿浮於功者
在所必黜某也任某事克勝其任旌之可也苟受直而怠事
則懲其瘵曠之愆某也舉某人負所舉賞之可也苟阿諛
而徇私則治其欺罔之罪推而至於天下之大四海之廣
大臣以督監司由監司以督守令潢池之弄兵未息則知其
保障之才踈閭閻之貧困未蠲則知其催科之政急嚴明乎
賞罰而大起精明之功振肅乎紀綱而痛革因循之弊使天
下先齊心志聚會精神如手持而足行目視而耳聽皆

於元氣從令於天君呼吸運轉而莫有不當攝者
斯則義之用也而實所以濟乎仁也法之裁也而實所以行
乎其恩也凡茲臣庶皆將感乎仁而興忠愛之忱服乎義而
存寅畏之念在內者務啓沃之忠而思所以盡其道為丙魏
之同心輔政為房杜之明斷相資而坐而論道者罔不良矣
為汲黯之鎮重社稷為陸贄之竭忠贊襄而起而作事者罔
不動矣在外者效承宣之能而思所以供其職為龔遂之寢
寇渤海為文翁之興學成都而藩屏四方者罔不勤矣為裴
度之別平淮蔡為韓琦之坐攝西羌而擁麾分閫者罔不嚴
矣元首明於上而股肱懷勵翼之誠履心置於人而手足效
維持之義如此而喜起慶歌之盛豈徒專美於唐虞而已哉
此非臣之私言也唐虞之時苟命乎帝而上下交孚太和之

氣象固可想矣然而四凶之未未嘗必資焉是未始不裁之以義也我

太祖之時群臣協心而共成大業情意之浹洽固云至矣然而奸之辨因而作僞焉則亦何嘗不裁之以義耶蓋仁者天地之和氣也義者天地之肅氣也人君繼天而出乎治憲天以立夫極則法其和而為仁法其肅而為義其道固所以相濟而不可以相無也然臣又聞之先儒曰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故天地之道和風甘雨長養萬物其穢未嘗或息而雷霆之震霜雪之擊則一時見焉是仁義之用雖天地固已酌而施之矣

陛下深仁厚澤淪浹人心如和風之鼓舞甘雨之滋潤天下莫不被之而間一行義以遏惡懲奸固有斷不至於過者然亦天之心憲天之道寧過於仁而無過於義此實臣之所以

倦仰望於

陛下者也如事可罪也或原其過誤之情言雖慙也或諒其忠誠之惻擴包荒之度而罪宜從輕開遷善之門而刑過無小則天下皆知

陛下之用義也用乎其所當用者也其裁之以法也裁乎其所不得不裁者也而凡人臣之沐浴於深仁者固已德一而心同其自罹於罪愆者亦皆心悅而誠服如萬物之於天地然雖覆之而無憾如人子之於父母然雖勞之而無怨矣此之謂仁育義正相兼相濟固不以恩而廢法亦不以法而傷恩斯天地之全德而帝王之中道也乃若張鼓舞之大機用磨礪之大柄使天下士即未仕之初而預養夫忠貞之志當既仕

之日而益堅夫篤美之貞則學校之教考課之法殆亦不可
變焉蓋學校之設風俗之關也今仕初習句讀而其心多以
厚身肥家為圖則及其筮仕也授以官秩而着為舉刺之庸
委以任使而視為肆志之地為德為民養之無素而安望其
能盡然耶是故必重學校如古三物之教六德之修使窮居
之日已真知夫君臣之義如范仲淹自秀才時遂以天下為
已任則行義之際庶幾不變其塞而忠君愛國自有所不容
已矣考課之典賢否之別也今庶官因緣為奸而與銓試未
得其情偽之實則雖亦猶夫考課也然賢者未必褒而為善
之心日弛不肖者未必斥而僥倖之心日甚黜陟幽明不無
失當而安望其能勸懲耶是故必嚴考課如古八法之治六
條之察使不才之疏不得濫夫名器之重如三代盛時官不

及私昵爵罔及惡德則忠良之臣庶幾益加激勸而
瘁亦在所不敢辭矣此二者亦皆所以行仁義之道而
人臣以效忠者也若夫明哲以知人論官而器使則固陛下
陛下德明德威之餘事耳而臣又何容贅耶抑又有獻焉仁義之
德原於天而根於心心焉既正則一念之慈愛即為仁一念
之裁制即為義時而出之並行而不悖舉而措之參和而不
偏皆此心之妙用焉耳臣願

陛下益純敬一之功懋養淵明之德澄心正極省慮涵虛有敬止
之純矣而務底於緝熙有剛健之體矣而必期於不息則精
明之中萬理咸備公溥之內至德渾全存諸中可以合天心
達諸外可以發天機時焉以仁而用恩即天之和煦而不流
也時焉以法而用義即天之肅烈而不逼也王道普和平之

美庶官成效順之風

至治保于無疆而

萬壽引于弗替天下臣愚臣幸臣臣不識忌諱冒瀆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臣謹對

已未科嘉靖三十八年

皇帝制曰朕恭承

上天勅命君此華夷亦既有丁矣夙夜持敬不敢怠忽一念在民

欲人人得所夫何與我不理者彼各一心皆承見以我心而

是體百務惟歎君以歎及益背而棄之夫大學之道專以用

天害民亦害物彼常言之者及益背而棄之夫大學之道專以用

入理財為急用得其人及益背而棄之夫大學之道專以用

用而代理之責豈我獨即即名欲聞人得用財日理以至治

矣刑平華尊夷道又安計何道可臻爾多士其言之必盡

所懷焉

聖丁士象

臣對臣聞帝王之致治必必若臣交儆而後可以底德業之

元

五

成必人臣自靖而後可以盡代理之責何者天地之大德曰
生而其所欲生者莫甚於民故立之君以理之是君也者亦
天之命者也當以天之心為心者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而所
以守位者當要於得民故設之臣以分理之是臣也者亦君
之命者也當以君之心為心者也君以天之心為心則有此
天之心憲天之政宗子之責盡矣臣以君之心為心則事君
如事天事君如事親宗相之責塞矣是故君責任乎臣臣責
難於君是謂交儆交加得而益章泰道之所以成也志存乎
立功事專乎報主是謂自靖君得臣而化行理道之所以永
也然則一心一德君臣固當共成其休而自靖自馭人臣又
可不自盡其心也哉帝王所以禮樂明備而天地官刑政肅
清而人民服莊中國之內順治撫四夷而外威嚴者胥此也

儆之誠自靖之誼有以致之也恭惟

皇帝陛下稟剛健中正之資合天地陰陽之德際中興極治之會
成明聖作述之能至道起於元始而靈貺昭祥精誠格於

重玄而休徵協應德教洋溢於域中威聲振揚於海外嘉靖萬邦

迄今三十又八載矣臣竊伏草茅需被

浴化何幸固於天覆地載之中而遊於鳶飛魚躍之境也乃今

萬幾之暇進臣等於

廷

俯賜清問首言夙夜柢畏之心次言臣工數獲之失終及用人

財之道又安長治之方臣有以仰窺

陛下之心視民如傷之心望道未見之心也敢不披瀝愚衷以對

休命于萬一耶臣聞之書曰惟天地萬民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比比也名卿碩輔亦不乏人而誣上而亂國而變者而或民者比比也則知唐虞三代之所以久安長治者非其氣數之適然也其君臣之交修交省其人臣之自靖自廉者有以政之也後世之所以不能能有唐虞三代之治者亦非其氣數之適然也其君臣之以違以謀其人臣之自私自利者有以政之也仰惟

陛下仁孝之德上通於天樂利之休磅礴於地臨御以來

德政之洋溢固不能以殫述而敬

天勤民又為先務之急者焉觀諸

欽天有紀煥發昭事之忱

大報有歌不替祗香之敬以至因星變而

勸諭因水旱而責躬實奉之心微顯微而無聞其敬

天也何如其至也殆與堯之欽天舜之勸天禹之昭受湯之自責

文之臨保武之恭承一而已矣

無逸有殿克念小民之依

龜風有亭昭示力本之故以至發

內帑以賑民窮減貢獻以節民力惠恤之念合遐邇而皆然其

勸民也何如其切也殆與堯之則天舜之辨生禹之盡力湯

之子惠文之如傷武之若保一而已矣然

陛下敬

天之心實已至而臣之奉承

德意者每不能精白以承休

陛下勤民之心何其殷而臣之承流宣化者每不能忘誠以仰

其在

朝廷輦轂固必有竭忠秉義之臣矣而遺上所命誣上行私者未必其盡無也其在百司庶府固必有效忠宣力之臣矣而靜言庸違道於譽者未必其盡無也其在內臺司諫固必有匡救啓沃之臣矣而阿意順旨容悅面從者未必其盡無也其在藩臬守令固必有旬宣惠和之臣矣而尸素養望苟且塞責者未必其盡無也其在軍門督府固必有忠勇致身之臣矣而懦怯債事坐損國威者亦未必其盡無也又其甚者上以欺於

君仰以欺於

天脆則害於民與則害於物誠有如此

陛下之所言者甚伐

陛下以天之心為心而諸臣不能以

陛下之心為心也凡爾諸臣蚤夜以思各務自靖儼恪以圖之兢兢業業以承之敬其事而後其食毋私便其身圖冢宰以掌邦治也則曰吾黜陟必公司徒以掌邦計也則曰吾出納必允宗伯以掌邦禮也則曰吾教化必修司馬以掌邦政也則曰吾軍屬必恤司寇以掌邦禁也則曰吾不可以不得其情司空以掌邦土也則曰吾不可以不與其利以沃君心以弼君違而臺諫之自靖猶是也大法小蕪百官修輔而自靖如一焉則人各無負於心矣無負於心則有裨於民而能以君之心為心矣是人臣之自靖者始於一念之不欺終於有孚之至也其不能自靖者始之內以欺于心終之止以負天子也

有君如此寧忍負之耶伏讀

聖訓曰大學之道專以用人理財為急用得其人政自治財理其
宜用自足吁人之不我用而代理之責豈我獨能耶臣以為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宜其
也君道不勞而庶績熙洽功成者公孤論道六卿率屬養其
教也使舉代天理物之責而望

陛下以獨能是猶長養萬物甄陶萬類不必四時之生成五氣之
翕散而望於穆之天道以獨運其化也不曰聖如堯舜而水
土之平稼穡之教必有賴於禹稷之賢五教之弼山澤之
必有待於皋陶伯益之儒耶臣又伏讀

聖訓曰茲欲聞人得用財得理以至治美刑平華尊夷適久安之
計何道可臻且欲臣等有言之必盡也臣竊以為用人有道
務乎聰明之實而已矣何謂聰明之實精其選嚴其謂久

任而已矣是故精擇於未用之先如其道德經濟之熟優則
雖沉淪草澤隆之乂任可也古有說築傅岩而爰立作相者
矣慎察於既用之後如其貪殘寵賂之用彰則必糾之重罰
勿徇其譽言可也古有烹阿大夫而齊國大治者矣責成於
考績之餘如其政績顯著則增祿進秩勿移其地可也古有
為京兆九年者為郡守十年者或請乂任或諫數易者矣知
是而人之不我用者未之有也理財有道理其所以耗吾財
者而已矣所謂理其耗者去三浮汰三冗審三計而已矣是
故官浮於冗員也祿浮於冗食也用浮於冗費也此之謂三
浮去浮以存約魯鞏之說可舉也賞盈於太濫也俗盈於太
移也料盈於太趨也此之謂三盈酌盈以濟虛陸贄之說可
舉也有不終歲之計可也亦有累歲之計中也有萬世之計也

也是誠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盜賊不能使之困
軾之上計可圖也如是而財之不理者未之有也夫此四
人理財之方也所以求端用力之地要請察本盡言之焉凡
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言統心用賢之本也

今日之用人亦曰在

陛下之居敬而已矣居敬則明通由是而照臨百官將賢否不能
淆邪正不能眩也居敬則公溥由是而鼓舞群動將賞罰無
所私彰瘳無所徇也以此而取賢歛財則皇陶稷契之在列
而善人為寶矣以之而黜伏庸回則共工驩兜之放遠而不
畜聚斂矣此又非用人之大本乎伊尹曰慎乃儉德惟

圖言克儉為君道之大也

今日之理財亦曰在

陛下之崇儉而已矣崇儉則後宮無曳地之衣由是公卿厲操
之素勲戚有馬廩之風也崇儉則一人惜餘之費由是百
官有羔羊之節兆民有蟋蟀之儉也自是而開財之源則生
之者衆為之者疾而有財有用矣自是而節財之流則食之
者寡用之者舒而以財分身矣此又非理財之大本乎本立
則末治上行則下效由是身帥天下而興讓興仁將治日益
美大畏民志而使民無訟將刑日益平正是四國而中國治
安將華日益尊蠻貊率俾而守在四夷將夷日益遁由是而
卜鼎於億年由是而傳世於萬葉聖神功化之極又安長治
之方要在本原之地加之意而已矣臣草茅狂瞽不識忌諱
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